

曹若冰
武侠小说精品集

俠影飛刀

(台灣)曹若冰著

曹若冰武侠小说精品集

侠影飞刀

上

〔台湾〕曹若冰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(黔)新登字 01 号

责任编辑：杜培斌

封面设计：任可明

侠影飞刀 (上、中、下)
(台湾)曹若冰 著

*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(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)
黔江彩色印务公司印刷
全国各新华书店经销

787 × 1092 毫米 32 开本 23 印张 483 千字

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,000 册

ISBN7—221—03543—5/I·97 定价：26.80 元(三册)

内 容 提 要

身怀血仇的少年侠士许震龙为寻父，万里迢迢，历尽天险。深得武林前辈紫衫客、古稀老僧指点。天赋极高的许少侠又获武林秘籍的神功，成为惊天神侠。

他力战群魔，超凡脱俗，时而走马奔驰荒漠雪地，时而闲庭信步山谷溪涧，其势神鬼莫测，来如疾风，去若闪电。在与武林恶魔千面客的斗争中喜得女豪侠芮诗纯和纪秀眉无私帮助，并与心相许。

本书曲折、动人、豪壮、柔情，读之令人爱不释手，深受读者欢迎。

目 录

一	凛然气概	1
二	剑影初交	19
三	福命机缘	40
四	似海血仇	59
五	玄机未卜	78
六	枭雄巨恶	94
七	铁锁琵琶	113
八	魂断命绝	133
九	迷雾求存	151

十	风刀霜剑	170
十一	寒电飞闪	185
十二	江湖浪子	204

雪，是白的，是红的，红白相映！

虽然鲜明醒目，但却令人触目惊心！

这候，这种风雪交加的大寒天里，任何人都会在屋子里燃上一盆火，懒散地坐在火盆旁边烤火，谁都会暂偷个闲，谁都不愿意跨出屋门一步。

然而此惊，在这漫天风雪中，走着一男一女，男的是十五六岁的孩子，女的是年约三十六七岁的妇人。

母子两个，衣衫单薄褴褛，而且全身斑斑。

不过，那实际情形仅管如此，那母亲虽然蓬头垢面，神色憔悴，容貌虽然比她的实际年龄苍老，但是岁月的风霜痕迹，并未掩盖住她那美丽的脸形轮廓，和眉宇间那股雍容高贵的气质。

从气质上看，显然她，她年青时代，必然受过良好环境的教养，也必然是位风华绝代的美人。

那男孩，显面长年的流浪江湖，长年的吃不饱，穿不暖，睡不好而一脸风尘气色，但却并无损他那与生俱来的英俊脱俗的气概！

十五六岁的年纪，如果是在一个好好的人家，这年幻，无论是习文学武，都该是最美好的时代！

然而，他……这男孩一生下来就与苦难结了缘。

他，名叫震龙，姓许，是子从母姓。

许震龙的母亲芳名慧茹，年青时代曾是名满武林的“朱仙一

美”，多少少年子弟钦羡的绝代红粉。

可是如今却落得……

这是会么原因造成？是“红颜薄命”么？

许震龙他为什么“子从母姓”？难道他没有父亲？……

每一个人都在父亲，许震龙他怎会没有，怎会例外，只是他从不知道他父亲是谁？他母亲也从来没有向他提过，从来不肯告诉他。

他记得自他开始有记忆起，就和母亲相依为命，流浪江湖，从没有见过第二个亲人，在江湖上受尽了各种各样人物的白眼，欺凌与羞辱！

在他饱受凌辱的心灵上觉得这世界上的人，似乎都是冷酷的，无情的，丑恶的，没有一丁儿仁爱与温暖！

茫茫神州，条条岁月，多年来他只交过一个朋友。

那是一个“私生女”，一个受尽苦难辛酸，备受世人讽刺凌辱，最后终于走上自杀之路，而被他的母亲巧遇救活的小姑娘。

许震龙的脑海里清楚地记得，她的名字叫做杜美兰，样儿生得很是秀丽，清澈的明眸中，不时的闪烁着一般难以言喻的仇恨火焰！

本来，他们母子俩和杜美兰本可以在苦难中共同生活下去的，可是，却偏偏遇上了一个叫做“九洲罗汉”，好管闲事的和尚，硬说杜美兰杀孽太重，硬迫着他母亲，不准传她武功，不准收留她。

杜美兰闻听之下，悲愤交加，伤心欲绝，终于独自悄然地离开了他们母子，从此不知她的踪迹下落。

在许震龙的记忆中，他等于是个没有姓名的人，只有他母亲一个叫他的名字，别人不是叫他“小杂种”就是叫他“私生子”。

有时，他还听到有人骂他母亲“小寡妇”，“狐狸精”。

对于这些辱骂，许震龙的心中虽然很愤怒，但却无可奈何那些辱骂他们母子的人，同时他母亲也不准许他与那些人争论，要他尽量地忍耐！

年年月月，日日时时，母子几乎总是生活在欺凌，羞辱与刺耳的咒骂声中。

因而在许震龙的心灵上，也就深深地种下了仇恨的种子，他恨不得杀尽那些所有辱骂欺凌过他们母子的人！

可是，他母亲虽然教过他武功，也替他扎下了很好的根基，但是和那些个欺凌他们母子的人比起来，仍然相差得很远，偶而忍耐不住，衡量争论的结果，则是更大的羞辱，更悲惨的欺凌！

·“小寡妇！”

“小杂种！”

“狐狸精！”

“私生子！”

这些极端难听刺耳的辱骂，几乎是无时无刻不在他们母子俩的耳畔响着，母子俩在走投无路之下，为了避开那些无穷尽的欺凌与辱骂，终于决心隐迹遁世，远离人群。

但是，当他们母子二人，在一处深山绝谷中，费尽辛苦气力，刚搭好一间堪可栖息的茅屋时，突然来了两个黑衣大汉，一言不发的于举手之间，纵火焚毁了茅屋！

一把熊熊的烈火，烧尽了母子俩的希望，更烧碎了母子俩的心！

在极度悲痛绝望之余，许慧如作了最勇敢的决定，为了爱子，决定不顾一切地去投奔她的父亲！

许慧如的父亲，“朱仙侠隐”许万彪，是一位名满武林的当代大侠。

孰料，那残酷的恶运，似乎永远跟着他们母子似的，在路上

几次三番遭到“大鵬庄”和“铁旗庄”两庄手下的狙拳，弄得满身是血，几乎丧命！

这两庄手下为何要和他们母子过不去呢，要狙拳他们母子，和他们母子有什么仇恨？这问题，只有许慧茹心里明白，许震龙却毫无所知。

他虽然问过他母亲，但是，他母亲却只是凄苦的叹气，不肯告诉他，也不准他问！

为了躲避两庄手下的狙拳，母子俩只好躲躲藏藏的走着，一路行来，风寒雪飘中，许震龙那带着凄凉的脸孔已冻得红红的，一面走着一面不停地搓揉着双手，肚子里饥肠辘辘，又冷又饿！

许慧茹无限爱怜的望着爱子，探手怀内摸出仅有的半个高粱面饼，递给爱子柔声说道：“龙儿，你很饿了吧，把这个吃下去，吃下去会暖和些。”

许震龙正当饥肠如火之际，闻言连忙伸手接过，张嘴咬了一大口，忽又把冻得硬梆梆的高粱饼送到许慧茹的嘴边，说道：“娘，您也吃一点吧，好香好香呢！”

许慧茹听得心中好不酸楚，忍着眼泪摇头道：“孩子，你吃吧，娘不饿！”

许震龙睁眼望着他母亲，道：

“娘，这几天风雪交加，咱们一路上去没能讨到什么吃的，您已经有两天没有吃东西了，怎会不饿，快咬一口，您要是不吃，龙儿也不要吃了。”

他生性至孝，许慧茹也深知她如果坚决不吃，爱子一定也不肯吃，当下心中不由暗暗长叹了口气，依顺地张嘴咬了一小口。

半个高粱面饼，原本不足充饥。

在许慧茹的心中，咬一小口只是不忍拂逆爱子的孝心，作个象征性的意思而已，岂知许震龙竟然不答应，定要她大口的多咬

两口。

许慧茹眼见爱子如此孝顺，心中既感安慰高兴，又感难过而伤心！

于是，那只不过是五六口的半个高粱而饼，刹那功夫，便已分别落入这一双凄惨可怜的母子俩的肚中。

许震龙饥火正烧，半个高粱饼吃光，他心灵中不由立刻泛生起了一缕庆幸的思绪，忍不住望着他母亲问道：

“娘，外祖父家还有多远？”

许慧茹抬眼望了望白茫茫的大地，抬手指了指前面十多里外的镇市说道：

“就在前面那座镇头上，顶多再走两个多时辰就可以到了，可是……”

语音微微一顿，脸上掠现起一片忧虑之色地说道：

“娘很担心你外祖父他老人家肯不肯收留咱们母子……”

许震龙神情不禁微微一呆，道：

“娘，您不是说外祖父是很富有？房子又大又多，他老人家慈祥可亲，怎会不肯收留咱们母子呢？许慧茹神色凄然地暗叹了口气，摇摇头道：“孩子，你别多问了，这些事还不是你应该知道的时候。”

许震龙眨了眨眼睛，没有再问。

于是，母子两个互相挽扶着在风雪中默默地往前走着，走了个把时辰，抬眼望望前面的镇市，距离越来越近了。

离家越来越近，许慧茹的心情虽然有点紧张，但还能勉强沉住气，可是许震龙毕竟只是个大孩子，实在忍不住内心忐忑地问道：

“娘，外祖父如果真是不肯收留咱们母子，咱们可怎么办？”

“怎么办？”这问题许慧茹自己也不知道，她也不敢去想。

因此，她神情凄苦地深深地长叹了口气，没有开口回答爱子的此问。

许震龙眨了眨眼睛，提供意见地说道：

“娘，要是外祖父他老人家真不收留咱们母子，咱们母子就去找爹吧，别人都说孩儿是私生子，孩儿就不相信……”

他话未说完，许慧茹脸色已变得铁青的怒叱道：

“住口！娘和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准你提说你爹的事情，你怎么忘了，你没有爹，你是个私生子……”

许震龙一见母亲脸色铁青，声色俱严的样子，不禁吓得扑通一声跪伏在雪地上，抱着母亲的双腿，泣声道：

“娘，求求您，求您别再说下去了，孩儿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敢提说爹的事情惹您生气了！”

说罢，不禁悲伤地放声大哭起来。

他怎能不伤心，怎能不放声大哭！

许慧茹眼见爱子悲伤得放声大哭，芳心不禁片片破碎，痛如刀割，忍不住俯身搂住爱子痛哭失声！

相对哭泣，暂时忘记了饥寒，任由那寒风吹刮着他们单薄的衣衫，任凭那雪花儿飘落在他们的头发上，身上！

许慧茹口中不停地咕道：

“孩子！可怜的孩子！”

许震龙的口中还是一叠连声的：

“娘！娘！”叫个不停。

真是声声断肠，字字血连，令人惨不忍睹！

流泪眼对流泪眼，断肠人对断肠人！

母子二人哭声悲戚，惨绝人寰，一片呜咽声中，实在令人难分哪一声是母亲的，哪一声是儿子的。

眼泪像是一连串的珍珠，一颗颗的滴落，融合在一起，分不

出那一颗是母亲的，那一颗是儿子的！

良久良久——

母子两个哽咽声低哑了，泪水止息了，但是母子两个的两颗心，也融合了。

风，越刮越强！

雪，越下越大，地上的积雪又增高了数分！

落在母子二人身上的雪花儿，在人体热度的抵抗中，溶化了。

于是母子两个的头发湿了，单薄的衣衫湿了，加上一阵阵强烈刺骨的寒风，于是，母子被冻得开始瑟瑟发抖了！

许慧茹深深地吸了口气，抵御着寒冷的挺了挺胸脯，眼中放射着希望的光芒，抬头望望前方“朱仙镇”头上，那座曾经是她度过二十年幸福快乐的气势巍峨的巨宅，转向许震龙爱怜地柔声说道：

“龙儿，咱们赶路吧，如若真在天黑以前到不了外祖父家，咱们母子不被饿死，也要被冻死的！”

于是，这一对遭遇悲惨可怜的母子，抖了抖身上未被溶化的雪花儿，怀着沉重、悲痛但又充满着希望的心情，直朝“朱仙镇”方向走去。

天黑了，也只是刚黑个把时辰。

许慧茹母子二人终于抵达了目的地，走到一座建筑巍峨的巨宅门前，那是许慧茹从小生长的家，巨宅的主人就是她的生身父亲，也就是誉满武林的当代大侠“朱仙侠隐”许万彪。

希望，点燃了他们母子生命的火把，同时精神一振，忘记了饥饿，也忘记了寒冷！

母子俩个几乎是不约而同的长长喘了口气，相互地望了一眼，脸上同时泛起了一淡淡的欣亮欢愉的神色！

许震龙望望那紧闭着黑漆大门，道：

“娘，这就是外祖父家么？”

许慧茹神色欣喜而又凄然地点了点头，道：

“嗯，屈指算算，娘离开家已经十五年头有多了，今天要不是为了你无论如何，娘也鼓不起勇气，没有那个脸重入这两扇大门的！”

说罢，神情凄然幽幽地长叹了口气，目光呆呆地望着那两扇黑漆大门出神，思绪沉入了往事的回忆中，不言也不动。

这也难怪，她自幼生长在这座巨宅里，曾度过了二十年温暖幸福的岁月，享尽了人间的快乐！

不幸，为了爱，她铸下了终身大恨，背叛了这座巨宅——她的生身父母，她对爱奉献了一切，也牺牲了一切。

然而，结果她却失去了一切。

爱，温暖，幸福和欢乐全都背叛了她，遗弃了她，于是，她什么也没有了。

不！她不是什么也没有了。

爱与温暖，幸福和欢乐虽然全都背弃了她，但是她却得到了一个必须活下去的泉源，那就是十多年来和她相依为命的爱子——许震龙。

许震龙是她生命的泉源，也是她这一生所有的希望的彩虹！

事实上若是没有许震龙，她一定早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，早就用她自己的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了。

在许慧茹不言不动间，许震龙仰首望了望黑沉沉的夜空，忍不住开口说道：

“娘，已经快到亥时了，外祖父可能已经睡了，咱们还是赶紧叩门吧。”

话落，也不待许慧茹答话，脚下已经飞快地走上前去举手拍

了门。

门被拍得“砰！砰！”。直响，可是拍了许久许久，门里却没有一点动静，也没有一点反应。

许慧茹见状，便立即阻止爱子再拍下去，说道：

“孩子，别再拍门了，你外祖父一向习惯早睡早起，家里的人可能已经全都入睡了。”

许震龙眨着眼睛问道：

“那么咱们怎么办呢？”

许慧茹双眉微蹙地，只好越墙进去再说了。”

于是许慧茹挽起爱子的一双手，母子二人提气腾身跃入墙内。

巨宅内，虽然院子甚大，房舍栉比，但却是静悄悄的，黑沉沉地，不闻一点声息，也不见一点灯光。

许慧茹眉锋微皱了皱，略一沉吟，立即作出了决定，挽起爱子的一只手说道：“孩子，咱们先去见了你外祖父再说吧。”

于是，母子举步直奔后院。

许慧茹本是此宅的女少主人，对于宅内的一切自是非常熟悉清楚。

片刻工夫之后，母子二人，进入了后院。

蓦地，一个低沉的声间倏起，喝问道：

“谁？”

喝声起自右侧丈余之外的屋廊上，许慧茹凝目望去，屋廊上岳立着一位身穿蓝袍，目射威积的老者。

借着雪光的反射，只一眼，许慧茹即已认出蓝袍老者是家里的总管，昔年追随她父亲行道江湖，名谁主仆，事实上却是情如兄弟的许振昌。

她连忙疾行几步，朝许振昌俯首为礼的说道：

“许叔叔，是我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心里一阵酸楚，便再也接不下去了。

许振昌神情微微一怔，诧异地望着许慧茹问道：

“你是谁？你认识老朽？”

这也难怪，十五年前，许慧茹乃是个貌美如花的绝色少女，而今天，她已经变得蓬头垢面，容色憔悴，衣衫褴褛的乞食婆似的妇人。

这变迁太大了，也太出人意外了。

许振昌他做梦也想不到，她就是十五年前羡煞了武林子弟，风华绝代，美号“朱仙一美”的主人的爱女掌珠。

许慧茹强忍着内心底酸楚，凄然说道：

“许叔叔，我是慧茹。”

许振昌双目倏地一睁，凝视着许慧茹神色憔悴的容颜稍顷，脸上现出一股惊喜激动之色说道：

“啊！你果然是小姐，十几年了，老奴那一天不在想念小姐，今天你终于回来了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语音忽地一顿，目中闪过一抹惊惶之色地朝许万彪的居寝之处望了一望，道：

“小姐，老主人已经睡了，请先到老奴屋里坐歇一下再说吧。”

许慧茹脸色不禁一变，道：

“许叔叔，我爹他老人家还在恨我吗？”

许振昌没有答话，却举步向着前院走去。

许慧茹本是十分聪明之人，见状已知她父亲必是仍在恨她，否则，许振昌决不会目闪惊惶，也决不会不答话。

于是她只好和爱子跟在许振昌的身后，默默地走向前院。

走进许振昌的屋里，许振昌立刻随手关上了屋门，这才请许

慧茹母子坐下，替母子二人倒了两杯热茶之后，说道：

“小姐，老奴能见到你，心里实在非常高兴，但是，你千万不要惊动老主人他老人家，有什么事情，你只管对老奴说好了。”

许振昌为何不要惊动她父亲？这意思，许慧茹他懂得，心中不由暗暗一惨，酸楚无比！

她爱怜地望了望身旁的爱子，暗暗深吸了口气，强忍心中的酸楚，望着许振昌神情凄幽地问道：

“我爹和娘两位老人家的身体好么？”

许振昌点头说道：

“老主人的身体很好，只是心情很坏，容颜比从前苍老了许多。”

语声微顿了顿，说道：

“自从小姐一时失察，上了那罪徒的当，和那恶徒私奔过后，老主人于盛怒之下将小姐逐离家门之后，他老人家便一直郁郁寡欢，极少涉足江湖，尤其近来江湖人心惶惶，莫不岌岌自危，老主人因而更是深居简出，不问江湖是非，以琴棋书而，排遣晚景！”

许慧茹听后，心中不禁黯然一叹，垂首默然。

旋即她又抬眼说道：

“许叔叔，我娘呢，我想先见见她老人家。”

许振昌神情倏现凄黯之色地道：

“老夫人已经过世了。”

这话犹如一个晴天霹雳，许慧茹只沉得脑子里“轰”的一声，几乎被震昏了过去，双目直视着许振昌，呆傻住了！

屋内的空气，有着刹那的沉寂！

许振昌目光望了望坐在许慧茹身旁的许震龙，轻咳了一声，问道：